

孔孟的政治思想

畢業論文

台灣省立
法商學院行政系
學生
謝志榮
5

綱目：

一、緒論——孔孟當時的政治制度

二、孔孟理想的政治形態——

三、君子與小人

四、人治中之法治

五、君臣關係的革命性

六、仁政與王道

七、結論——孔孟的政治思想在今日的評價

一、緒論——孔子當時的政治制度

周代的政治制度，蓋是各國分主，各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而定其等級，國有君為之領袖，其下有卿、大夫、士、正、士（上）、中、下等為臣，作其政治上之幹部，以統治生產者之農工商。一般主於統治地位者稱之謂「君子」，主於被統治地位者稱之謂「民」或「百姓」或庶人，亦簡稱之謂「人」，「君子」中處於高位猶如今日所謂高級幹部，謂之「大人」或「大匠」，若面觀之君子（包含大人或大匠）與庶民對立，而於民為「小人」或「野人」。

像以上形態的國合而由王即天子施行總的統治，在天子之下各國，乃各自為政，但依總的方面，如卿、大夫、士等之官制，以及井田制等，形制相同，均採封建制度，國

之所謂天子而無實力，天子在各國中仍是封建制度的重心或象徵。至後戰國時代天子已無實力，右併法宗，已成爲又各國的羣雄並立。換言之，原有之封建制度起了動搖，變了質。失掉了重心，但一般封建思想仍還留在人們的腦中。

所謂天下即由受天子統治下的各國承認有周天子所推戴及於各邦貢燕服之遠方，此一總的區域謂之天下。此種形態好像今日的世界，所不同者，似只差一個像天子的君主，和今日各國之各有制度與各國齊一的封建制度而能相比而已。

二 孔孟理想的政治形態

從周正名為孔子政治思想的起點，亦為其政治形態的主張。從周是其思想的出發點，正名是其思想的具體主張。以現在的語解釋，正名者便是樹堅固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調整君臣上下之權利與義務之謂。蓋孔子生於周衰之後，封建政治與宗法社會均已崩壞，目睹天下秩序紊亂，推究其原因，不得不歸咎於周禮之廢棄，故一生言行每致意於尊周室，政之主是，抑貴族之屠僭，抑臣下之篡竊，責人不貸，繼已而嚴。昭帝教例，如春秋書王正月，論語季氏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鄉黨記孔子在朝之恭謹，子罕載孔子嘆無臣之有臣等，諸如此類，不可悉引，可以見正名非孔子偶然之主張，故子路問為政之先，孔子答

以必也正名，而求景公問政。又少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推散其意思，殆以為君臣父子苟能顧名思義，各依其在社會中之名位而尽其所应尽之事，用其所常用之物，則秩序井然，而後百廢可舉，萬民相安，國家鞏固，故正名為一邦政治之必要條件。

然正名心繫具體制度以為標準，孔子所據之標準，即周之制度。周制既就，就其之政制言，則為之武之方案，依文武之政以正名，故曰憲章文武。就其義之制度言，則為周禮。依周禮之典章以正名，故曰吾學周禮。此處對於別擇而言者，孔子所謂禮固不限於冠婚喪祭，儀文節式之末。蓋禮概為社會全部之制度，苟已復禮則天下歸仁矣。孔子正名之術若何施行，則政達大夫近於小康，國君征伐者

融於天下。春秋之亂衰，可以復歸咸康之太平，我國可以
不興。始寧其由混一。就此以論，可見仲尼不過一封建之
後衛，周化之順民，忠實之守舊而已。

孟子係承仲尼之思想而推闡發揮之，但其政治思想
與之主張則較仲尼為進。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對之
曰：定於一。梁襄王上，只此一思，雖與孔子有重大不同。
孟子之時，周衰欲滅，諸侯愈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而楚越齊秦皆大國，各有帝號，天下之勢，皆如仲尼所因
的主張不復具有意義。孟子深察世變，急思拯民，其所謂
望者不是國家的復興，而是新王的崛起，所謂定於一者即
此為政教之表示也。

仲尼憲章文武，曾見周子，然於武王之得天下，未見有證

許的文字，而於泰伯之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文王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論語泰伯第三，皆極力推許，
稱之為至德。以固始為殷遺民，有之德，而孔子見孔子
的政論思想，傾向於承認既定之政權，不贊同姬周之取天下
，而贊同其治天下。而孟子則於孝宣梁惠之前數言湯武，
稱湯武其以又十里之小國，以行仁，征伐四方，為政於
天下。稱武王湯武一而足天下之民，伐殷誅紂，下民皆悅，
梁惠王居心下。改其何以此推許闡揚。蓋使湯武之事功
適於文王無別。孟子傳會諸侯，輒以王政相勉，當其時，
魏齊爭霸，盛極一時，此最為孟子所慮，所以孟子見梁
惠王苦口婆心，所以孟子見梁王，仁者無敵之精義。甚至以竊
王之不似人君，猶得預聞天下宜一之說，是孟子於周之得天

下也。對齊宣王則告以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勉其學文武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示之以文王治政之政。是孟子歎齊之
 統一天下也。孟子取鑑成湯文王，深信此方百里可以王。
 故積弱如宋，孟子尚幸湯政以相勗，謂天下無敵，亦甚何
 畏。宋地小如滕，孟子猶言稱寡鄰之語以王師，是竟歎宋
 滕得天下也。此均孟子不羣同室，相與新王之曰禮也。
 孔孟之行用正名與定於一，其意雖有出入，然其概懷
 封建制度則一。不過一孔子專之行用而孟子治言先王，(二)
 孔子以以德致位之教而孟子主仕者也。論之言，僅因時代之
 變而有異也。但精神則一。猶如擁護封建^制的因循。對封
 建制度之重心——領袖(孔子謂周王，孟子謂王者)之恃有獨
 之歎與則一致，如領袖之廢也，均須視其是否聖君。所謂

聖君即居高位而又尚德之仁者，故孔子均以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為聖君的模範典型。但歷來既居高位又負德行，天下
之妙難事也，此語如帝即如於理想而難於實現，有德行而
未見得居位，而居高位者又未必有德行，因之孔子之理想
終與柏拉圖之理想相彷彿而永難實現。

三、君子与小人

君子一名見於詩書，并非孔子所創造的，惟詩書上稱
 君子，總係意指社會之地位而不指個人之品性，即或間有指
 品性而兼地位而言之。然地位而專指品性者，從未見過。孔
 子言君子，就論語所記載之，則有純指地位者，有純指
 品性者，有兼指地位與品性者。如孔子謂君子而不仁者有
 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謂君子有勇而無義則為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為盜。（參見憲問第十四及陽貨第十七）又
 此所謂君子，顯為在位之士大夫，而小人則為田畝市井之細
 民，純就社會地位言，與個人之品性無涉。孔子嘗謂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稱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又論
 語衛靈公十五，此皆就個人品性言，非指社會之地位，

其兼二者而言之者，如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也
 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又如子路問
 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修己以安人。曰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句見上）治吾弟三及憲問第
 十四。按吾人之推想，孔子所言君子之第一義完全因執事待
 書，其第一義雖出自創。其第二義則襲舊義而更變其旨。
 舊義則側重於就任以修德，而孔子則側重修德以取位。換
 言之，即想治人必先修德，不可，居曰高位而無德性，不
 能稱君子，所以德性而言，孔子仍希有德性能居高位。能
 統治一般庶民，小人而德性者仍屬君子。除以上所述君子
 日言戰之反而後是小人，小人是無可言喻得受君子統治的
 一因為他的意無仁字可言，所以勞力，食人。

孟子子則對君子與小人之區分更為明顯，君子治人，小人治於人，君子勞心食於人，小人勞力食於人。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滕文君章上，又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同上，由之推論也。向仁心仁政上去推展研究。君子如何修德，修德如何取位，取位又如何治人治民好。而思如何使小人心悅神服地奉養君子。為孟子較孔子又進一步的見解。

仁之含義頗為複雜，為使有助於本篇孟子與小人之引述，更加闡述，仁字就從經所引孔子之言觀之，其內容已不一致。茲之培養中國倫理學史中謂仁乃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之

名。此最足表示吾言之複雜，吾人於此勿以詳論，單就與政治思想有關係方面言之，則孔子所謂仁，乃推自愛之心以愛人之謂。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篇十三。子貢問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同書雍也篇六）。然仁之成就，始於主觀之情感，終於客觀之行動。全部之社會及政治生活，自孔子視之，實為表現仁行之場地。仁者先培養其主觀之仁心，後按其能力所逮由近及遠以推廣其主觀之仁行。始於在家之孝弟，終於博施濟眾，天下歸仁。大學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者，正足以說明仁心仁行推廣擴充之程序。故就修養言，仁為私人道德，就實

踐言，仁又為社會倫理與政治的原則，孔子言仁實已涵蓋
 德、人倫、政治之一體，政人、己、家、國於一貫。物我
 有遠近先後之分，無內外輕重之別，若持孔子之仁學以與
 歐洲學說相較，則其旨既異於集合主義之重團體而輕小我
 ，亦非如個人主義之伸小我而抑國家，二者皆認為小我与
 大我對立，孔子則泯除畛域，貫通人己。是封建天下之後
 與諸侯受封之制，而當一統於分制，宗法社會宗子即為此
 卿。而儒家事於國政，由仁說為根據，遂與其有不平等
 之思想之缺矣，封而為一種高貴之制度，漢唐以後，而
 儒者遂稱頌封建天下之政治。其道雖即稱頌孔子仁道化現
 世化之封建也。

再言仁心，仁心一起，原於性善，孟子以為仁，義，禮